

周子

全書

五之七 一年譜
專狀 議論

			五	漢
			二	書
			四	門
			七	
			號	類
			函	
			架	
			冊	

			內	漢
			文	書
			閣	
			庫	
			號	類
			冊	
			函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247
冊數	13 (3)
函號	298 135

周張全書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淺草文庫

周子全書卷之五

明後學嘉興徐必達校正

年譜

山陽度正撰

真宗天禧元年丁巳是歲先生生周氏之先自帝譽
生后稷至太王邑于周其後遂以為氏漢有汝南
侯先生蓋汝南之後也初諱惇實字茂叔避英宗
舊諱改惇願世家營道莫詳其遷徙所自族衆而
業儒會祖從遠祖智強智強五子長式終汀州上
杭縣令次鑑次正皆不仕次輔成次輅輔成即先
生之父大中祥符八年蔡齊榜六舉以上特奏名

賜進士出身終賀州桂嶺令累贈諫議大夫葬于道州營道縣營樂鄉鍾樂里樓田先娶唐氏生礪礪生仲章即先生有書付之桂嶺君贈諫議大夫詔而使之告墓者也唐卒左侍禁鄭燦成都人有女先適盧郎中盧卒諫議以為繼室是生先生

天禧五年辛酉先生時年五歲

乾興元年壬戌先生時年六歲

仁宗天聖元年癸亥先生時年七歲

天聖七年己巳先生時年十二志輒高遠濂溪舊有橋橋有小亭先生常釣遊其上吟風弄月至公父

老皆能言之

天聖九年辛未先生時年十五侍禁之子龍圖閣學士珣令先生母兄盧惇文挈之遂偕母仙居縣太君自營道入京師依舅氏

明道元年壬申先生時年十六

景祐元年甲戌先生時年十八

景祐三年丙子先生時年二十行義名稱有聞於時龍圖公名字皆以惇字因以惇名先生奏補試將作監主簿故盧氏子亦名惇文

景祐四年丁丑先生時年二十一七月十六日仙居

縣太君鄭氏卒葬於潤州丹徒縣龍圖公之墓側
寶元元年己卯先生時年二十二

康定元年庚辰先生時年二十四服除從吏部調洪
州分寧縣主簿

慶曆元年辛巳先生時年二十五按先生序彭應求
詩自言慶曆初為分寧主簿當是此年時分寧縣

有獄不決先生至訊立辯士大夫交口稱之嘗
被臺檄攝袁州盧溪鎮市征局緝辜袁之進士來

講學於公齋者甚眾

慶曆四年甲申先生時年二十八部使者以為才奏

舉南安軍司理叅軍

慶曆五年乙酉先生時年二十九南安獄有囚法不

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苛刻吏無敢相可

否先生獨力爭之不聽則置手版歸取告身委之

而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為也逵

感悟囚得不死

慶曆六年丙戌先生時年三十大理寺寺丞知虔州

興國縣程公珣假倅南安視先生氣貌非常人與

語果知道者因與為友令二子師之及為郎每遷

授當舉代輒以先生名聞二子即明道伊川也明

道生於明道元年伊川生於明道二年時明道年
 十五伊川年十四爾故明道傳云自十五六時與
 弟頤聞周惇實論學遂厭科舉之習慨然有求道
 之志其後先生作太極圖獨手授之他莫得聞焉
 按程氏家傳珣知虔州興國二年就移知龔州二
 年覃明堂恩改殿中丞代還在途而儂智高亂陷
 龔州按國史皇祐二年祀明堂其明年智高叛則
 珣之宰興國正是年也以轉運使王逵薦移郴州
 郴縣令長沙王民極云先生首修縣學有修學記
 當考

慶曆八年戊子先生時年三十二為郴縣令知州事
 職方員外郎李初平知其賢不以屬吏遇之嘗聞
 先生論學歎曰吾欲讀書如何先生曰公老無及
 矣某請得為公言之初平遂日聽先生語二十年而
 後有得初平兩知郴州按題名記此其再任時也
 皇祐元年己丑先生時年三十三李初平卒子幼先
 生日吾事也為護其喪歸葬之往來經紀其家始
 終不懈

皇祐二年庚寅先生時年三十四為郴州桂陽令
 皇祐五年癸巳先生時年三十七先生在郴桂皆有

治績諸公文薦之

至和元年甲午先生時年三十八用薦者言改大理寺丞知洪州南昌縣南昌人見先生來喜曰是初仕分寧始至能辨其疑獄者吾屬得所訴矣嘗得疾更一日夜始甦潘興嗣視其家服御之物止一敝篋錢不滿百

至和二年乙未先生時年三十九

嘉祐元年丙辰先生時年四十以太子中舍僉書合州判官事先生性好山水游峽至秭歸聞龍昌洞之勝與廬陵蔣槩洪崖彭德純遊焉蔣記之事見

秭歸集是歲十一月至合州十日視事轉殿中丞賜五品服

嘉祐二年丁酉先生時年四十一正月十五日作彭推官宿崇勝院詩序九月回謁鄉官州司錄黃又回謁解元才郎今不詳其為誰氏子當是去年鄉貢今年南省下第而歸者聞先生學問故來求見耳遂寧傳者伯成少有俊才年十四薦於鄉先生妻黨陸丞自小溪解官東歸過合陽為先生言傳之為人先生致書於傳傳答書云執事以濟衆為懷神所勞賚故得高士與施至術而心朋遠寓名

方豈不盛哉賤子聞之弗勝喜蹈書言心朋意似
指二程後書又云違遠高賢鄙吝復萌曩接高論
固多餘意行思坐想默有所得不遂溺於時習失
於古道也傳已來合陽見先生矣後書又謂蒙示
始說意遠而不迂詞簡而有法雜之元結集中不
知孰為元孰為周也盧次山謂其詞深意密如軻
之文鄭夫人前適盧郎中次山必郎中族黨之知
學者味其言充為知先生耳是歲傳和先生席上
酬孟翱太博詩有異時公行已其勢不可獨首願
策疲蹇助公施蘊蓄舒張太平策散作蒼生福之

句

嘉祐三年戊戌先生時年四十二傳伯成請策題先
生未暇作因遣人至遂寧探問新合州使君有書
寄傳且託買皂紗作夏衫并標蒲綾袴段二箇按
先生在合州與同事者三人何涉董宗式李艷何
涉之來在先生前李艷在四年十月惟宗式在三
年三月此乃三月四日書則所探新合州為宗式無疑
耳

嘉祐四年己亥先生時年四十三左丞蒲公宗孟從
蜀江道于合初見先生相與款語連三日夜而歎

曰世有斯人歟乃議以其妹歸之

嘉祐五年庚子先生時年四十四六月十九日先生
解僉判職事時呂給事陶為銅梁令有送先生序
并詩呂先有詩賀先生弄璋今併載集中先生初
娶職方郎中陸參之女封縉雲縣君按嘉祐二年
傳與先生書云封君尊侯康寧又云聞封君雅甚
平復然竟以不起又按呂和叔有詩賀其弄璋未
知陸所出否也至是再娶常永蒲師道女是為左
丞宗孟之妹左丞二姊五妹其別黎郎十娘詩云
六娘周家婦晚芳偶良姻迺是我手媾不見五六

春先生在合人心悅服事不經先生手吏不敢決
苟下之人亦不從既去相與祠之南禪按劔門集
先生有題劔門詩先生在合陽無因過劔門或是
嘗過閬中蒲氏聞劔門之勝因往遊耳先生東歸
時王荆公安石年三十九提點江東刑獄與先生
相遇語連日夜安石退而精思忘寢食是歲趙清
獻公拊以言事切直出知虔州

嘉祐六年辛丑先生時年四十五遷國子博士通判
虔州先生前在合陽或諧之清獻清獻臨之甚威
先生處之超然清獻疑終不釋至是熟試先生所

為執其手嘆曰幾失君矣今日迺知周茂叔也薦之於朝論之於士大夫終其身

嘉祐八年癸卯先生時年四十七行縣至雩都邀餘杭錢建侯拓四明沈幾聖希顏遊羅巖正月七日刻石四月壬申英宗登極遷虞部員外郎贈父桂嶺君爵郎中五月作愛蓮說是歲虔州民失火焚于餘家朝廷行遣差替先生時出行縣不自辨明韓魏公會曾公皆知之遂對移通判永州程師孟時知洪州以詩送行有永水自然勝瀨水浯溪應不讓濂溪沙頭候吏瞻旗脚境上鄉人待馬蹄之句

英宗治平元年甲辰先生時年四十八

治平二年乙巳先生時年四十九三月十四日回宋復古遊廬山大林寺至山巔有遊大林寺詩江南西路轉運使成都李公大臨才元以詩謁先生于濂溪云簷前翠靄逼廬山門掩寒流盡日閒指江州之濂溪也運使李公丁憂四月先生以疏慰之清獻公自成都寄詩先生云君向濂溪湖外行倅藩仍喜便歸程指道州之濂溪也按成都記清獻以是年四月視事所寄詩當在四月以後十一月合饗天地于圓丘先生遷比部員外郎先生在武

昌嘗以詩一軸寄蒲左丞除夕方達次年正月左丞復成十詩答之今載清風集

治平四年丁未先生時年五十一先生素貧初入京師鬻其產以行擇望美由十餘畝昇周興耕之以灑掃其父郎中之墓至是自永州移文營道言之因歸故里經澹山留題巖高云周惇頤携二子壽燾歸春陵展墓三月六日與鄉人蔣權區有鄰歐陽麗理稼陳賡同遊含輝洞洞在今營道縣二里刻石其陰八日營道給吏文付周興從先生之言也神宗登極遷朝奉郎尚書駕部員外郎加贈父

諫議大夫六月十四日與其兄之子仲章手帖云可具酒果香茶詣墳前告聞先公諫議是也其帖後歸張敬夫先生在永州三年嘗作拙賦既去永人思之為立祠題曰康功胡寅明仲有詩云千古濂溪周別駕一篇清獻錦江詩是秋攝邵州事九月先生自邵陽發遞以改定同人說寄傅伯成傅時知嘉州平羗縣明年傳復先生書云蒙寄貺同人說徐展熟讀較以舊本改易數字皆人意所不到處宜呼宗師仰慕之不暇也先是邵之學在牙城之中左獄右庾卑陋弗稱先生始至伏謁先聖

祠下起而悚然乃度高明之地遷于城之東南逾月而成

神宗熙寧元年戊申先生時年五十二荆湖北路轉運使孔延之爲先生作邵學記書曰治平五年正月三日其日先生率僚吏諸生告于先聖先師亦書治平五年神宗卽位改治平五年爲熙寧元年時改年詔未到故學記及祝辭皆作治平五年耳後人徇尋常便利之說輒徙其學他所乾道元年知州事胡侯始復其舊張敬夫爲詳其事而記之云呂正獻公公著在待從聞先生名力薦之會清

獻公在中書擢授廣東路轉運判官有啟謝正獻公云在薄宦有四方之遊於高賢無一日之雅

熙寧二年庚戌先生時年五十四轉虞部郎中擢提點廣南東路刑獄

熙寧四年辛亥先生時年五十五以正月九日領提點刑獄職事具進退官吏得舉者自以爲不寬行部至潮州有題太顛堂詩時虞部郎中杜諮知端州禁百姓采石獨是知州占斷人號爲杜萬石幾爲先生發摘因此起請每官員一任只得買石硯二枚遂爲著令先生盡心職事務在矜恕俄得疾

聞水齧仙居縣太君鄭氏墓遂乞南康八月朔移
知南康軍十二月十六日改葬於江州德化縣廬
阜清泉社三起山葬畢曰強疾而來為葬爾今猶
欲以病汚麾綬耶上南康印分司南京

熙寧五年壬子先生時年五十六先生平日俸祿悉
以周宗族奉賓友及分司而歸妻子饘粥不給曠
然不以為意酷愛廬阜至是遂築書堂而定居焉
正過九江必造所謂書堂者距州城十許里堂之
左即先生之祠有塑像三山帽紫衣方領赤舄坐
乎方床之上又左則為光風霽月亭自州城來者

先至焉右則愛蓮亭拙堂後為一室其前刻愛蓮
說拙賦及太極圖通書墓碣祠記圖書皆附晦翁
解釋於其下不著何人書或云永嘉陳益之書之
門外數步即發源蓮花峰下先生寓名以為濂溪
者溪之外不二十里即廬山正嘗習詩云維莫之
春萬象都望花尋柳過溪居一源流水元清潔幾
片浮雲自卷舒獨對高山吟景行細看芳草訂遺
書可憐魚鳥渾無意相向欣欣總自如夢指王中
甫嘗為德化縣近因書道舊云好事者重修書堂
前詩不復存矣

熙寧六年癸丑先生時年五十七清獻公抃再尹成都聞先生去拜章乞留朝命及門以六月七日先生卒二子壽燾皆太廟齋郎以十一月二十一日葬先生于仙居縣太君墓左從遺命也孔文仲為文以祭先生曰童蒙之歲隨宦于洪論父之執賢莫如公公年甚壯玉色金聲從容和毅一府皆傾又曰有文與學又敏政事絕今無比伊傳自視其後蘇文忠公追賦濂溪詩有曰先生豈我輩造化乃其徒言之至此是必嘗見太極圖者故推之於造化以形容之也黃太史亦云人品甚高胸中灑

落如光風霽月非其親見先生接其辭氣則其所以為言亦安能曲盡其妙惟先生稟生知之異質加以汲汲於學故一時老師宿儒專門名家一藝一能有過於人有聞於世者無不訪問然其所至皆天造自得所謂不由師傅默契道體者是為得之或謂陳搏傳種放放傳穆修修傳先生今種穆所著存於世者古文而已然亦未純於理觀搏與張忠定語及公事先後有太極動靜分陰陽之意然其所為龍圖記蓋唐末五代偶麗之體與太極圖說絕不相似今觀太極圖說精妙微密與易大

傳相類蓋非爲此圖者不能爲此說非爲此說者不能爲此圖義理混然出於一人之手決非前人創圖後人從而爲之說正是以謂不由師傳默契道體者是爲得之也或謂無極二字出於老子先生之學蓋出老子然老子之言無極如列子莊子之言無窮無極釋氏之言無量無邊蓋指四旁爲義先生之言無極而太極是指中間極至之理今以其字之同而不察其旨之大異比而同之不惟不足以知先生之意恐於老子之言亦未識其指歸也或謂先生與胡文恭公同師潤州鶴林寺僧

壽涯或謂邵康節之父邂逅文恭於廬山從隱者老浮圖遊遂同授易書所謂隱者疑卽壽涯也其後康節著皇極經世書以數爲宗文恭立朝論堯遷闕伯於商丘主辰遷實沉於太夏主參商丘爲宋宋火德太夏爲并并爲水古稱參辰不並火盛則水衰宜進辰抑參蓋亦星曆之學也先生之學得之者莫如明道伊川明道伊川嘗云靈山會下若干人皆悟道某敢道無一人悟者若果有一人悟道臨死時須求一尺帛裹頭蓋謂曾子以士之身死於大夫之簀爲非禮必易之而後卒彼斷髮

之人不能全而歸之本之則無知先生之所不取也今以先嘗請問於此一人者即謂其學本出於此二人者亦失之遠矣蓋孔子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弘謂孔子生知未嘗師問老聃萇弘者固不可謂孔子之學本出於老聃萇弘者可乎此不待聖智知其必不然耳先生既沒之後春陵人祠之學宮復於里舍塑像春秋二仲有職於學宮者遵故事宿舍中夙興盥薦惟謹淳熙庚子郡博士章穎捐俸金率士子增大之於廳之左右闢兩齋扁曰吟風弄月以處學者晦菴帥長沙首遣祝幣臨

奠云維紹熙五年歲在甲寅八月己丑朔二十八日丙辰朝散郎秘閣修撰權發遣潭州軍兼管內勸農營田事主管荆湖南路安撫司公事馬步軍都總管借紫朱熹謹遣學生迪功郎道州寧遠縣尉馮允中致祭于濂溪先生周公明道先生程公伊川先生程公於皇道體沕穆無窮義農既遠孔孟爲宗秦漢以還名崇實否文字所傳糟粕而已大賢起之千載一逢兩程之緒自我周翁清瀟之源有嚴對象欲覲無因徒有悵望吏以毀告閔然于衷出金少府往佐其功爰俾諸生敬陳一酌先

生臨之有赫無昧尚饗今刻祠中壽字季老第百
一生於合州銅梁令呂陶以詩賀之娶鄭氏即先
生母黨元豐五年黃裳榜登第初任吉州司戶次
秀州知錄終司封郎中壽字通老一字次元蒲所
生生於虔州初授司法元祐三年李常寧榜登第
官知成都府終朝議大夫徽猷待制一子既顯累
贈宣奉大夫先生之學門人弟子多矣而二程爲
能傳之二程之學門人弟子亦多矣而謝上蔡楊
龜山游定夫侯師聖尹彥明爲能得之龜山傳之
羅仲素仲素傳之李延平延平傳之晦菴先生師

聖傳之胡文定公文定傳之五峰五峰傳之張敬
夫敬夫及晦菴相繼稍被召用推明先生之學所
在祠先生於學宮以興起學者而又解釋大極圖
說及通書正學者之羣繆明其心法以示後世使
百世之下有志之士得其書而讀之如親授於先
生聖賢事業可學而能謂孔孟之學絕而復續豈
誣也哉然必嘗從事於此也然後知之近年以來
蜀之推行其學講明踐修者益衆臨邛魏華甫了
翁除潼川憲使下問於正令政令所當先者正謂
之曰濂溪先生幸仕救鄉下車之初宜遣祝幣委

僉判或教官告之道學者趨向既而華甫更思所以表顯之者遂具奏曰臣猥以晚學誤被簡注擢司詳刑于蜀之東既服攸司兼攝漕輓職分所係於教學立師崇化善俗所不當後因惟國朝盛時先正鉅公多在於蜀其生有顯秩沒有邱章載在史冊者不待贅陳如其間有道德隆重學問正大為世師表而爵位弗稱至未舉易名之典臣偶職勸學且先賢故蹟適在所部敢憚控陳臣竊見故虞部郎中周頤嘗為合州僉書判官州事不經其手吏不敢決苟下之民不肯從傳謂蜀之賢人君

子莫不喜稱之其於流風所漸迄今未泯士競講學民知嚮方春秋奉嘗有永無替臣始到官遣吏即其祠而用幣焉退復惟念是特願所以施諸一方見諸行事之一二耳蓋自周衰孔孟沒更秦漢魏晉隋唐學者無所宗主支離泮渙莫適與歸醇質者滯於佔俾訓詁雋爽者溺於記覽詞章言義理則流於清虛寂滅論事功則騫於權謀智巧誣民惑世淪於肌髓不可採藥斯民也堯舜三代之所以治也涉秦而後千數百年治日常少亂日常多寧不以此而願獨奮乎百世之下乃始探造化

之至贖建圖著書闡發幽秘即斯人日用常行之際示學者窮理盡性之歸使誦其遺言者始得以曉然於洙泗之正傳而知世之所謂學者非滯於俗師則淪於異端蓋有不足學者於是河南程顥程頤親得其傳而聖學益以大振雖三人於時皆不及大用而嗣往聖開來哲發天理正人心使孔孟絕學獨盛於本朝而超出乎百代功用所繫治理所關誠為不小特拘命秩未舉節忠故紹興初侍講胡安國常有請于朝先爵程顥兄弟使得從食於先聖先師之廟其後乾道間太學錄魏掞之

又嘗白宰相請祠程顥兄弟於學皆不果行如周頤則又程頤兄弟親炙而師事之者安國挾之未及以為言則尤為闕典也臣愚欲望聖慈詳臣所陳如以為可采乞下之禮官如先朝邵雍徐積等故事先將周頤特賜美謚其於表章風厲誠非小補臣竊欲效使臣勸學之職因遂致蜀人甘棠之思故出位僞言冒昧及此臣之罪大矣惟陛下裁幸貼黃臣竊見朝廷近歲嘗因中外臣僚奏請如朱熹張栻之學實宗周頤及程顥兄弟今錄其後而遺其先恐於褒崇美意猶有未盡是敢僭請併

乞睿照朝廷方下禮官討論而了翁又奏上曰臣聞謚者行之迹昔人所以旌善而懲惡節惠而篤名也爰自後世限以品秩濟以請託於是嘗位大官者雖惡猶將飾之品秩之所不逮則有碩德茂行而不見稱於世者矣夏竦高若訥而謚文莊蔡卞鄭居中而謚文正鄧洵武蔡修而謚文簡呂惠卿而謚文敏張商英而謚文忠陸淵明而謚文獻林希而謚文節溫益而謚定簡汪伯彥而謚定忠秦檜而謚忠獻此皆名浮於行而章章在人耳目者自餘此類又何可勝數而舉世視為當然未嘗

以為訝也至於倡明正學於千百餘載之後上嗣去聖下開來哲如周頤程顥程頤張載及一時大徒高第其有功於生民之類亦不為小矣世之相後不為近矣而卒未有表而出之者亦不以為闕也臣自前歲誤被簡擢攝承漕寄遂因職分所關輒為周頤冒陳易名之請又貼黃云近歲如朱熹張拭皆已賜謚而熹拭之學實宗周頤及程顥程頤今錄其後而遺其先似於褒崇美意猶有未盡已荷聖明亟垂俞允遂以所奏下之有司維時春官亦專以程顥兄弟為請申命所屆承學之士聞

風興起蓋學術之標準風俗之樞機所關甚不小也而一年于茲猶未有以易其名者豈事大體重未容以遽議耶抑自邇年以來謚之美者曰文曰宣曰成既首以用諸周程之苗裔故思所以加諸此者而未能也然稽諸謚法亦誠無可以加此者舍曰如文如宣如成者既不可得而易則師承之間亦不嫌於同謚也臣愚欲望聖慈申飭有司速加考定表而出之庶有以風厲四方示學士大夫趨向之的則其於崇化善俗之道無以急於此者臣出位犯分薦瀆聖聰伏俟斧鑕之誅貼黃臣曩

者本為周願嘗任本部故敢致易名之請因併及程顥程頤則已有僭越之嫌矣既荷聖慈悉加采納然同時如崇文殿校書同知太常禮院張載講道關中世所傳西銘正蒙埋窟禮說諸書所以開警後學為功亦不在周願及程頤兄弟下而易名之議亦未有以為言者其門人嘗欲謚為明誠中子司馬光以為第守誅師不合於禮今若自公朝舉行闕典使之徧及諸儒無復遺餘之憾則正學益闡善類胥奮不勝斯道之幸欲乞聖慈併下有司討論施行太常寺申上奉聖旨令禮官議撰周

願程願程願賜謚文善恭詳近制臣僚請謚先下
 博士定議考功覆議厥為常典今來濂溪明道伊
 川先生定謚事關名教議不可輕蓋先儒如韓愈
 不過謚文公歐陽修不過謚文忠今傳周程之學
 者如朱熹已謚文張栻已謚宣呂祖謙已謚成謚
 法之美無以踰此茲欲推崇師學加異後人見苟
 出於已私恐未合於公議竊考唐寶應間諸請謚
 者先從考功判議太常定謚都省集官共議定訖
 然後奏上又考國朝治平編勅諸臣僚定謚太常
 禮院集官擬議下考功覆議判都省官即於都堂

集合省官議定聞奏今三先生鳴道闡教為一代
 儒宗所有定謚乞遵唐及國朝故事下太常寺或
 都省集官擬議既定仍下博士撰文庶厥服公論
 禮部太常寺遵從尚書省劄子同共擬定尋據承
 議郎太常丞兼權兵部郎中臧格議曰太哉元乎
 在易為乾德之首在春秋為始年之法天下之理
 蓋未嘗無其初也古者大道修明人心純一聖賢
 之功固無自而見不幸而渙散殫殘之餘有能復
 振遺響俾絕者自我而續晦者自我而明是故有
 元之義焉參之大易春秋之說又寧有異旨哉自

孟氏沒異端滋熾重以專門於漢清談於晉至唐則文藝益工展轉沉痾以迄五季之陋幾于蠹蝕不存矣而在人心者了亡急也宋興鉅公名人鳥奕後先其聞道亦不為淺大槩更相推激終不離乎文字議論之末而挈提宗旨主張是道淑諸人有濂溪先生焉學問淵懿超然自得特出于萬物之表而其最深切者太極有圖所以發是理之幽秘易通有書所以闡是圖之精微圖有無窮之義書有不盡之言學者潛玩而力行之如是可以探二氣五行之運如是可見中正仁義之本如是

可以識神物動靜之別槩曰廣大高深究其歸則不外乎日用飲食之常斷斷乎其有功於斯世也蓋嘗深探其造道之所由來矣或謂得之先天先天得之龍紀其說幾於迂誕而無考又云其圖實出於穆脩脩之傳出於陳搏搏老子之學也闔端清虛之地而能統盟斯道抑有疑焉要知先生所得之與不俟師傅匪由知索神交心契固已極其本統不殊嗜溪流之緝寒愛庭草之交翠體夫子之無言窮顏淵之所以樂是果何味而獨嚶嚶之耶故能發前聖之所未發覺斯人之所未覺使高

遠者不墮於荒忽使循守者不淪於滯固私意小
智何所容其巧詭經僻說何所肆其誣如密雲宿
霧有日斯赫如斷港絕潢有泉斯湧當旦晝枯亡
之餘而平旦之復固清明也當六陰既剝之後而
天地之心固生生而不息也其功用豈不偉哉近
世朱文公熹張宣公拭呂成公祖謙尊敬斯學或
列之篇端或記于書後或雜于註釋之詳或嚴于
問對之確先生之名蓋廣大光明於時矣謹按謚
法主善行德曰元先生博學力行會道有元脉絡
貫通上接乎洙泗條理精密下逮乎河洛以元易

名庶幾百世之下知孟氏之後觀聖道者必自濂
溪始昔潘興嗣何人敢誌其墓彼其為說曰善談
名理宜不免于後人之誚也格具官博士職當議
謚茲復妄論先生抽關啟鑰得吾道之正傳自謂
無愧於心若夫繪畫摹寫以鄰於僭異時或與潘
同誚則不敢辭既送吏部朝奉郎軍器監考功郎
中樓觀復議曰理學之說隱然於唐虞三代之躬
行開端於孔門洙泗之設教推廣於子思孟軻之
講明駁雜於漢唐諸儒之議論而復恢於我宋濂
溪先生周公頤一濬其源而洗之混混益昌於今

居子全書卷之五 年譜 三十一

放諸百世無疑也先生亦何心於易名哉監司有請博士有議謚曰元公追尊也然而易有大極是生兩儀乾坤位焉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凡曰元者謂其肇於此者也故曰元者善之長又曰春秋以一為元先生之於理學晦而明之窒而通之亦可謂之元乎及觀河汾王通嘗遊孔子之廟而歌曰大哉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弟第第夫夫婦婦夫子之力也其與太極合德蓋嘗三復斯言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是又乾坤之元也夫子生於晚周果何與乎

太極哉春秋之際三綱淪九法斃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灑天下於汚濁理學亦幾乎息矣夫子出而開天理明人極扶持而封植之殆猶乾坤之再造耳謂之合德太極宜矣知夫子與太極合德則聞夫子所謂合德者於剝蝕之餘謚之以元不亦可乎於是賜謚曰元實嘉定十三年六月二十二日也

右正少時得明道伊川之書讀之始知推尊先生而先生仕吾鄉時已以文學聞於當世遂搜求其當時遺文石刻不可得又欲於架閣庫求其書判

行事而郡當兩江之會屢遭大水無復存者始仕
 遂寧聞其鄉前輩故朝議大夫知漢州傅者曾從
 先生遊先生嘗以始說及同人說寄之遂訪求之
 僅得其日錄及長慶集載先生遺事頗詳又之又
 得其手書手碣二帖其後過秭歸得秭歸集之成
 都得李才元書臺集至嘉定得呂和叔淨德集來
 懷安又得蒲傳正清風集皆載先生遺事至於其
 他私記小說及先生當時事者皆纂而錄之一日
 經夔路運司帳幹楊齊賢相會成都時楊方草先
 生年譜且先屬以補其闕刊其誤楊先生之鄉士

也操行甚高記覽亦極詳博意其所考訂必已精
 審退而閱之其載先生來吾鄉歲月頗自差舛甚
 者以周恭叔事為先生事又以程師孟送行詩為
 趙清獻詩於是屢欲執筆未暇也及來重慶官事
 稍閒遂以平日之所聞者而為此篇然其所載於
 先生入蜀本末為最詳其他亦不能保其無所遺
 誤正往時嘗有志遍遊先生所遊之處以訪其遺
 言遺行今自以衰晚莫能遂其初志有志之士儻
 能垂意搜羅補而修之使無遺闕實區區之志也
 嗚呼天之未喪斯文也故其絕千有餘年而復續

續之未久復也又晦昧至近世復燦然大明小人
之用事者自以為不利於己盡力以抑絕之賴天
子之聖明大明黜陟而斯文復興如日月之麗天
人皆仰之有願學之志假令百世之下復有能沮
毀之者其何傷於日月乎其何傷於日月乎嘉定
十四年八月十九日後學山陽度正謹序

惟善兄頃在成都讀通鑑其後常患目昏不能多
作字其編類濂溪世家年表蕃執筆從旁書之書
至賈乎紋紗衫材樽蒲綾袴段蕃曰不太苛細否
曰此固哲人細事如食之精膾之細魚之餒緝緝

之飾紅紫之服當暑之絺綌鄉黨皆備書之今讀
之如生於千載之前共堂合席也豈可忽乎蕃恐
觀者之不達乎此故書之以示同志云嘉定十四
年九月二十有五第蕃百拜謹跋

周子全書卷之六
明後學嘉興徐必達校正

周子全書卷之六

明後學嘉興徐必達校正

像贊

朱子贊曰道喪千載聖遠言湮不有先覺孰開我人
書不盡言圖不盡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

事狀

濂溪先生墓誌銘

南豐潘興嗣

吾友周茂叔諱惇頤其先營道人曾祖諱從遠祖諱
智強皆不仕考諱輔成任賀州桂嶺縣令贈諫議大
夫君幼孤依舅氏龍圖閣學士鄭珣以君有遠器愛

之如子龍圖公名字皆用惇字因以惇名君景祐中
奏補試將作監主簿授洪州分寧縣簿君博學力行
遇事剛果有古人風衆口交稱之部使者以君爲有
才奏舉南安軍司理叅軍轉運使王遠以苛刻蒞下
吏無敢可否君與之辨事不爲屈因置手版歸取詣
勅納之投劾而去遠爲之改容復薦之移郴令改桂
陽令皆有治績用薦者遷大理寺丞知洪州南昌縣
其爲治精密嚴恕務盡道理民至今思之改太子中
書詹判單恩改虞部員外郎通判永州今上卽位恩
改駕部趙公抃入叅大政奏君爲廣南東路轉運判

官稱其職遷虞部郎中提點本路刑獄君盡心職事
矜在矜恕雖瘴癘僻遠無所憚勞竟以此得疾懇請
郡符知南康軍未幾分司南京趙公抃復奏起君而
君疾已篤熙寧六年六月七日卒于九江郡之私第
享年五十七君篤義氣以名節自礪郴守李初平最
知君旣薦之又調其所不給初平卒子尚幼君護其
喪以歸葬之士大夫聞君之風識與不識皆指君曰
是能塋舉主者君奉養至廉所得俸祿分給宗族其
餘以待賓客不知者以爲好名君處之裕如也在南
昌時得疾暴卒更一日一夜始蘇視其家服御之物

止一敝篋錢不滿百人莫不歎服此予之親見也嘗
過潯陽愛廬山因築室溪上名之曰濂溪書堂每從
容爲予言可止可仕古人無所必束髮爲學將有以
設施可澤於斯民者必不得已止未晚也此濂溪者
異時與予相從於其上歌咏先王之道足矣此君之
志也尤善譚名理深於易學作太極圖易說易通數
十篇詩十卷今藏于家母鄭氏封仙居縣太君娶陸
氏職方郎中參之女再娶蒲氏太常丞師道之女子
二人曰壽曰壽皆補太廟齋郎以其年十一月二十
一日寔於德化縣德化鄉清泉社母夫人墓左從遺

命也壽等次列其狀來請銘乃泣而爲之銘曰人之
不然我獨然之義貫於中貴於自期譔譔日甚風俗
之偷乃如伊人吾復何求志固在我壽則有命道之
不行斯謂之病

濂溪先生行實

朱熹

先生姓周氏名惇實字茂叔避厚陵藩邸名故惇願
世居道州營道父輔成大中祥符八年登蔡齊榜進
士第嘗爲賀州桂嶺令贈諫議大夫母鄭氏封仙居
縣太君先生少孤養外家景祐用舅氏龍圖閣學士
鄭公珣奏試將作監主簿授洪州分寧縣主簿先生

博學力行遇事剛果有古人風其為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縣有獄久不決先生至一訊立辨眾口交稱之部使者薦其才為南安軍司理獄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達欲深治之達苛刻吏無敢與相可否者先生獨與之辨不聽則置手板歸取告身委之而去曰如此尚可任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為也達感悟囚得不死且賢先生薦之移郴州桂陽令皆有治績用薦者改大理寺丞知洪州南昌縣南昌人見先生來喜曰是能辨分寧獄者於是更相告語勿違教命而以污善政為耻也改太子中書舍人簽書合州判官

事轉殿中丞一郡之事不經先生手吏不敢決民不肯從趙清獻公為使者小人或讒先生趙公臨之甚威而先生處之超然也轉國子博士通判虔州趙公來為守熟視先生所為執其手曰今日乃知周茂叔也遷尚書虞部員外郎通判永州權發遣邵州事新學校以教其人熙寧元年用趙公及呂正獻薦為廣南東路轉運判官二年轉虞部郎中提點刑獄先生不憚出入之勞瘴毒之侵雖荒崖絕島人跡所不至處亦必緩視徐按務以洗冤澤物為己任設施措置未及盡其所為而先生病矣因請南康軍以歸趙公

再尹成都復起先生朝命及門而先生卒矣熙寧六年六月七日也年五十有七葬江州德化縣清泉社娶陸氏封縉雲縣君再娶蒲氏封德清縣君子壽壽皆太廟齋郎先生所著書有太極圖易說易通數十篇詩十卷藏于家先生在南安時年甚少不爲守所知洛人程公珦攝通守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爲學知道也因與爲友且使其子顥願受學焉及爲郎故事當舉代每一遷授輒以薦之程公二子皆倡鳴道學以繼孔孟不傳之統世所謂二程先生者其原蓋自先生發之也在邠時其守李公初平知先

生論學嘆曰吾欲讀書如何先生曰公老矣無及也惇頤請得與公言之初平遂日聽先生語蓋二年而有得王荆公提點江東刑獄時已號爲通儒先生遇之與語連日夜荆公退而精思至忘寢食先生自少信古好義以名節自砥礪其奉已甚約俸祿盡以周宗族在南昌時得疾暴卒更一日夜始甦或視其家只一敝篋錢不滿百李初平卒子幼不克葬先生護其喪歸葬之分司而歸妻子饘粥不給曠然不以爲意也廬山之麓有溪焉築室其上名之曰濂溪因語其友清逸居士潘延之曰可仕可止古人無所必束

髮爲學將有以設施可澤於斯民必不得已止未晚也此濂溪者異時與子相從於其上歌咏先王之道心矣此其出處之本意也豫章黃庭堅稱之曰茂叔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好讀書雅志林壑不卑小官職思其憂論法常欲與民決訟得情而不喜其爲使者進退官吏得罪者自以不寃濂溪之名雖不足以對其美然茂叔短於取名而樂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非於奉身而燕及惇發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聞茂叔之風猶足律貪則此溪之水配茂叔以永久所得多矣識者亦或有取於其言云

濂溪先生傳

元脫

周惇頤字茂叔道州營道人先名惇實避英宗舊諱改焉以舅龍圖閣學士鄭珣任爲分寧主簿有獄久不決惇頤至一訊立辨邑人驚曰老吏不知也部使者薦之調南安軍司理叅軍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酷悍吏也衆莫敢爭惇頤獨與之辨不聽乃委字板歸將棄官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悟囚得免移郴之桂陽令治績充著郡守李初平賢之語之曰吾欲讀書何如惇頤曰公老無及矣請爲公言之二年果有得徙知南

昌南昌人皆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富
家大族黥吏惡少惴惴焉不獨以得罪於令爲憂而
又以汚穢善政爲耻歷合州判官事不經手吏不敢
決雖下之民不肯從部使者趙抃惑於譖口臨之甚
威惇願處之超然通判虔州抃守虔孰視其所爲乃
大悟執其手曰吾幾失君矣今而後乃知周茂叔也
熙寧初知郴州用抃及呂公著薦爲廣東轉運判官
提點刑獄以洗冤澤物爲已任行部不憚勞苦雖瘴
癘險遠亦緩視徐按以疾求知南康軍因家廬山蓮
花峰下前有溪合於湓江取管道所居濂溪以名之

抃再鎮蜀將奏用之未及而卒年五十七黃庭堅稱
其人品甚高胞懷灑落如光風霽月廉於取名而銳
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菲於奉身而燕及
於發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博學力行著太極圖明天
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其說曰無極而太極太極
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
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
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
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
之真一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一氣

周子全書卷之六
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生死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又著通書四十篇發明太極之蘊序者謂其言約而道大文質而義精得孔孟之本源大有功於學者掾南安時程珦通判軍事視其貌非常人與語知

其爲學知道因與爲友使二子顥願往受業焉惇願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二程之學源流乎此矣故顥之言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侯師聖學於程願未悟訪惇願惇願曰吾老矣說不可不詳留對榻夜談越三日乃還願驚異之曰非從周茂叔來耶其善開發人類此嘉定十三年賜謚曰元公淳祐元年封汝南伯從祀孔子廟庭子壽壽官至寶文閣待制

周子全書卷之六 事考 諸儒議論 明後學嘉興徐必達校正

周子全書卷之七

諸儒議論

明後學嘉興徐必達校正

山谷黃氏曰茂叔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
好讀書雅意林壑初不為人窘束短於取名而樂於
求志薄於徵福而厚於得民非於奉身而燕及婢妾
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

明道程子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
處所樂何事

又曰自再見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

意

又曰茂叔牕前草不除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

又曰顛年十六七時好田獵既而自謂已無此好茂

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

初矣後十二年暮歸在田野間見獵者不覺有喜心

乃知果未也

又曰王君貺嘗見茂叔為與茂叔世契便受拜及坐

間大風起說太畜卦君貺乃起曰適來不知受却公

拜今却當請納拜茂叔走避

伊川作明道行狀曰先生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

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

又曰荀子言養心莫善於誠茂叔謂荀子元不識誠

伯淳曰既誠矣心安用養耶

邵伯溫作易學辯惑記康節先生事曰伊川同朱光

庭公按訪先君先君留之飲酒因以論道伊川指面

前食卓曰此卓安在地上不知天地安在甚處先君

為極論天地萬物之理以及六合之外伊川歎曰平

生惟見周茂叔論至此

呂本中作童蒙訓曰管道何棄仲農父自作管道齋

詩序曰管道縣出郭二十里而近有村落曰濂溪周

周子全書卷之七
氏家焉族衆而榮儒至先生遠宦馳肩廬阜力不能
返故居乃結屋臨流寓濂溪之名志鄉關在目中
蘇黃二公與之同時而所爲賦詩皆失本意文字傳
誤吁可歎已濂溪之周至今蕃衍云
延平李氏曰黃山谷謂周子灑落如光風霽月此善
形容有道者氣象

邢恕和叔曰茂叔聞道甚早

朱子曰濂溪在當時人見其政事精絕則以爲宦業
過人見其有山林之志則以爲襟懷灑落有仙風道
氣無有知其學者惟程太中知之宜其生兩程夫子

也

又曰自周衰孟軻氏沒而此道之傳不屬至宋受命
五星集奎開文明之運而周子出焉不由師傳默契
道體建圖屬書根極領要當時見而知之有程氏者
遂擴大而推明之而周公孔子孟氏之傳煥然復明
於時非天所昇其孰能與於此

又曰太極圖窮一氣之所根極萬物之所行而明主
靜之爲本以見聖人之所以立人極而君子之所當
修爲者由秦漢以來蓋未有臻於斯也

又曰濂溪圖書雖簡古淵深未易究測然其大指不

過語諸學者講學致思以窮天地萬物之理而勝其私以復焉其施則善於家而達於天下其具則復古禮變今樂政以養民而刑以肅之也是乃所謂伊尹之志顏子之學而程氏傳之以覺斯人者
又曰通書中數數拈出幾字要當如此着力即自然有箇省力處

又曰周子從理處看邵子從數處看都只是這理勉齋黃氏曰周子以誠為本以欲為戒此周子繼孔孟不傳之緒者也至一程子則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非明則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

而為四箴以著克己之義焉此一程得統於周子者也

北溪陳氏曰粵自羲皇作易首闡渾淪神農黃帝相與繼天立極而宗統之傳有自來矣堯舜禹湯文武更相授受中天地為三綱五常之主皋陶伊傳周召又相與輔相施諸天下為文明之治孔子不得行道之任乃集羣聖之法作六經為萬世師而回參伋軻實傳之上下數千年無一訛也軻之後失其傳天下為於俗學蓋千數百餘年昏昏冥冥醉生夢死不自覺也及濂溪先生與河南二程先生卓然以先知先

覺之資相繼而出濂溪不由師傳獨得於天提綱啟
 錦其妙具在太極一圖而通書四十一章又以發圖之
 所未盡上與羲皇之易相表裏而下以振孔孟不傳
 之墜緒所謂再闢渾淪二程親受其旨又從而光大
 之故天理之微人倫之著事物之象鬼神之幽與凡
 求道入德之方修己治人之術莫不秩然有條理備
 見於易傳遺書使斯世之英才志士得以探討服行
 而不失其所歸河南之間斯文洋洋與洙泗並聞而
 知者有朱文公又即其遺言遺旨益精明而瑩白之
 上以達羣聖之心下以統百家而會于一蓋所謂集

羣聖之大成而嗣周程之嫡統接乎洙泗濂洛之淵
 源者也

北山陳氏曰昔夫子之道其精微在易而所以語門
 人者皆日用常道未嘗及易也夫子歿門人各以所
 聞傳道于四方者其流或少差獨會子子思之傳得
 其正子思復以其學授孟軻氏斯時也百氏之說昌
 矣孟軻氏歿又曠于載而民不傳濂溪周子出始發
 明孔子易道之蘊提其要以授哲人既又手為圖筆
 為書然後孔氏之傳復續凡今之學知有孔氏大易
 之蘊大學中庸七篇之指歸者皆自先生發之先生

之功在後學深長且遠者以此
西山真氏曰自荀揚以惡與混爲性而不知天命之
本然老莊氏以虛無爲道而不知天理之至實佛氏
以刻滅彝倫爲教而不知天叙之不可易周子生乎
絕學之後乃獨探本源闡發幽秘一程子見而知之
朱子又聞而知之述作相承本末具備自是人知性
不_レ死乎仁義禮智而惡與混非性也道不_レ離乎日用
事物而虛無非道也教必本乎君臣父子夫婦昆弟
而刻滅彝倫非教也闡聖學之戶庭祛世人之矇瞶
千載相傳之正統其不在茲乎

鶴山魏氏曰周子奮自南服超然獨得以上承孔孟
氏垂絕之緒河南一程子神交心契相與疏濬闡明
而聖道復著曰誠曰仁曰太極曰性命曰陰陽曰鬼
神曰義利綱條彪列分限曉然學者始有所準的於
是知身之貴果可以位天地育萬物果可以爲堯舜
爲周公仲尼而其求端用力又不出乎暗室屋漏之
隱躬行日用之近亦非若異端之虛寂百氏之支離
也

萍鄉胡氏曰先師文公之言曰不言無極則太極同
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之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論

於空寂而不能為萬化之根本又曰無極即是無形
太極卽是有理今雖多為之辭無以易此言矣

葉水心曰聖遠言湮俗淪士散求道者離乎罷而不

知一理二氣之互根言性者離乎氣而不知元亨變

化之實理知剛柔之為善惡不知剛不一於善柔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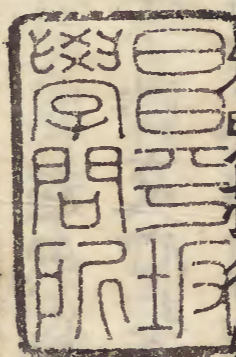
一於惡也知陰陽之為動靜不知陰不一於靜陽不

一於動也先生始為圖書貫融而劈折之二程親得

其傳道日以章迨胡子朱張推衍究極亦幾無餘蘊

矣

周子全書卷之七終



六政癸未

